

自畫有評定云々

淳仁字、有可宜之由被申人々云々、而前中納言朝隆卿已訓讀通醍醐天皇御諱之旨被難申、平治字可宜之由被執申、依諸卿被同之云々、但或人云、天皇御諱隔七代之後、雖正字無憚、况年號字、不讀訓更不可及其憚云々、又於平治字者、當時會釋云、本文旁有難云々、

〔改元部類記〕顯時卿記、永曆元年正月十日己丑、早旦召使告來云、今日可有改元定○中定畢之後、召藏人辨人々定申之旨可奏聞申聞各令成賴還出仰云、永曆久承之間、相議一同可定申、左府○藤原被氣色予、左衛門督且告其由、予申云、久承久者久壽、承者嘉承、尤可被憚歟、大理申云、此難皆所存也、但非代初何事候乎、今三相公閉口、左衛門督久承之難非無、其謂歎之趣也、藤源納言無音、新大納言久承之難、可謂吹毛、有本文之難者非其限、至于承字者、嘉承之後、有天承、有長承、更不可有其憚歟、內府久承已其難出來、加之雖似戲言、世俗之詞可混窮少也人心定早歎至于承寶者、大寶以後、瑞物之外不被用寶字歎、大喜、又如何、予又重申云、大同之大字可被憚歎嵯峨弘仁元年事、又至于承一字者、強不可有其難、仍且可擇申承安也、且依兵革改元、承安之條、人心和平之故也、至于久承者、云久云承、共依有其憚難申也、別當申云、大喜法花經之文也、左府被仰云、經文被難年號之條如何、左衛門督被申云、寶字者王位也、必不可依瑞物歎、隨又勘申如齊書文者、子孫承寶然者繼帝爲所擇也、新大納言被申云、大喜在平治之度、雖擇申爲錫杖文之由、其難所出來也、左府然者可被用、永曆歎由被示合內府、坐籍遠隔、其返答詳不聞、左府被答云、可被用永曆歎略○中其後成賴還出、著膝突仰云、改平治二年可爲永曆元年、

〔改元部類記〕長方卿記、永萬二年八月廿七日、次予進與座下年號勘文、上卿被示曰、仁安有難乎、新納言曰、天安代末年號也、又被稱治安然而非代末、依之申弘治也、上卿曰、如仁字自昔難來、至安字以天弘治又有難哉、可尋者、予又出仗座仰曰、弘治有難哉者、上卿被申云、弘字隨弓、又弘仁有兵革事、新藤